



跋涉高原

李志君小说散文选

解放军出版社

跋涉高原

李志君小說散文選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跋涉高原/李志君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5
ISBN 7-5065-3133-X

I. 跋… I. 李…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

书 名: 跋涉高原

著 者: 李志君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5065-3133-X/I·350

定 价: 15.8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调换)

序

丁 朗

1983年,李志君在天津领奖时与贾平凹相遇。贾平凹常常以替人准确地预测吉凶祸福而自诩,看在乡党的份上,他给李志君看了一相,断言李志君两年之内必有大难。什么大难没有说,光让李志君提前做好准备。李志君不愿相信,可又不敢不信。他的父母双亲都是三四十岁下世的,会不会缺乏一点长寿的遗传基因呢?而他自己,这年已经是40有余了,莫非是大限将至么?这叫他忐忑了好长一阵子。可是,不知怎么一来,又是十多个春夏秋冬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贾平凹的预言依然没有实现。李志君反而越活越顺,越活越来劲了。

七岁亡母,八岁丧父,李志君是个典型的苦命儿;然而,靠了互助组和合作社,以及国家发给的人民助学金,他居然以门门优异的成绩读完了高中。而且,只要他愿意,他还可以参加高考,继续深造。可是毕业那年,他竟没有去报考大学。

那是1962年,是我们共和国多事的一年:不但东南沿海局势紧张,西面还有各种边境事件;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正是在这样一

种形势下，这个知恩图报的年轻人选择了从军戍边的道路。他要用他的青春和热血，报效这养育了他的国家。他从学校直接参军到了新疆。他所在的那个步兵团是那场自卫反击战的主力之一。作为第二梯队的一员战士，他参与了紧张而艰苦的战前军事训练，成了一名优秀射手。

战火平息了，他没有赶上亲自投身战斗；发而为文，却造就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铁弹飞旋》。

脱手便是名篇。1964年获得全军征文一等奖；次年又代表我军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一颗耀眼的新星冉冉而起。

其时，他已经调来机关同我一起工作。在军队的政治机关里，我的身分相当有趣：是个干部，可同时还兼任着所谓的“摘帽右派”、“死老虎”、“政治僵尸”和可以利用的“废物”之类的职称。我的任务之一是帮助这个年轻的小同志在工作能力上得以提高，于此同时，在政治上还要严防用自己“反动”的思想把他给腐蚀掉。“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对他的前途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年头，名利是个招惹是非的东西，是让庸人们眼红而又能够随手拾来把你当靶子刺的利刃。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对这个小青年横加指责，似乎这个人的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们瞧不顺眼；就连人家体型瘦小也成了他们“爱护”他的理由：“这样的战士！应该好好下去锻炼锻炼！”迫于压力，他一年到头被打发到农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写作的时间与创作的激情反而被扒光了。十年动乱，他也没能幸免于难。一次，人们发现他冲我笑了笑，大字报便忽地给他贴了一院子。最后，又以准黑线人物的身分下放农场，让他在一些极左者的监护下从事思想改造。农场蚊子多，人人都发蚊帐，唯独不给他发，写申请也不给。是呀！旧社会的穷人能有蚊帐盖吗？“旧社会……”云云，是挂在那些人嘴边用以教训别人的紧箍咒。滑稽的是，旧社会穷人的苦难是地主老财造成的，新社会“穷人”的苦难却是那些人恩赐的。正当不知区分新旧社会的各种蚊子轮番前来叮咬之际，那些人早已

躲进新社会的蚊帐里睡得呼呼的了，可独独把他一个留在了旧社会。

入伍三十几年，他没有当过一天官（创作组长是个伺候人的差事，有罪受而无权弄，所以不能算官）。他不大熟悉当官者的生活。时到如今，他仍然是个本来意义上的战士作家。他一次次登上人迹罕至的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和阿尔泰山，始终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自我感觉去和一代又一代的一线战士们交朋友、共甘苦。收入这个集子的十几篇军事题材的散文，记录了他同边防一线战士的深厚情谊。像《高原跋涉者》、《长途巡逻交响曲》、《在世界最高军事据点》这样的作品，不吃点边防一线战士所吃的那种苦头是绝对写不出来的。现在，作家们正纷纷走进自我，去探索内心世界的奥秘，那当然是很好的，也是极不容易的；可是，像李志君这种走向边防，探索战士世界的作家，恐怕也是不可缺少的吧？记得那一年冬天，他乘直升飞机把自己擀在大雪封山的红山嘴哨卡，一个月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骑马穿越冰封的山谷走出山来，经历了一次既是外部世界又是内心世界的探险。《如果我还活着》、《红松门儿开》等等，便是那段生活的产物，弥足珍贵，是值得一读的。

然而，正如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二重性一样，李志君是军队作家，也是个农民作家。而且，依我看，后者反而是更为接近其本质的一面，尽管他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并不多。他是八百里秦川的儿子。他的根，深扎在那块养育过他的黄土地上。1980年8月，他回老家探亲仅仅一二十天，返回部队后却燃烧起一簇不可抑制的创造之火，一口气写下了《贩猫记》、《焦老旦和熊员外》、《新愁》三个优秀短篇，耸起了李志君创作史上的一座巅峰。影响最大的是《焦老旦和熊员外》，同时被《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转载。荷花淀的老作家孙犁“读得很高兴，看完以后心里说：‘这是一篇真实的小说’。”（见1981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孙先生不知道作者是个军人，竟贸然称之为“陕西作家李志君”，可见他的小说喷吐着一股多么浓艳的乡土气味！

这三篇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饱藏了作者对于关中大地，以及在那片土地上世代生息的乡亲们比血还浓的感激之情。小说的主人公当然不是作者，但是，小说的每一位主人公身上，却无不隐藏着作者那灵魂深处的极为重要的某些东西。为什么《焦老旦和熊员外》的主人公非是焦老旦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为什么焦老旦爱唱秦腔，尤其是擅长旦角戏呢？李志君这个人有点行踪诡秘，他的某些活动圈子是不肯轻易向圈外人打开的。我和李志君结交三十余年，也只是今年夏天重返新疆时，才听说乌鲁木齐有个业余秦腔班子，在里边唱主角的特号戏迷就是李志君，拿手的恰恰也是旦角戏。我因而明白了：当焦老旦在饱受欺凌之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取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当他向着欺压过他的熊员外展开反攻的时候，他那喷涌而出的满腔愤懑，不也是压抑于李志君自己胸中的那一腔愤懑的火焰么？这三篇小说的主旋律是轻松而幽默的，流畅而有趣的，然而，在这主调上面却同时漂浮着一支忧郁不安的和声，读来给人以酸涩欲哭的感觉。特别是《新愁》。评论家没有给予这篇小说以足够的重视是一个疏忽。这是一支契诃夫式的乡间小调，一个禁得起咀嚼，咀嚼起来异香满口的艺术精品。为什么它是那样的忧郁？难道只是表达了作者对人类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却又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那种忧虑之心么？这样的感觉和理解，岂不是过于表面，过于简单化了么？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再过一两年，李志君就该告别他服务了三十五年的军队，退出现役了。他已经习惯于新疆的生活，乌鲁木齐的生活条件可能比别处要优越得多，他的儿女都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现在又都在新疆工作，他却拿定主意要迁回陕西去定居了。这是他那思乡情结作祟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他太爱陕西了。他本质上是属于陕西，属于关中农民的。既然回乡一二十天就可以出现一个创作的巅峰，那么他回乡长期定居，就不能不使我产生崛起一整座秦岭山脉的祈盼。回归乡土就是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回归自我而又超越自我，乃是创造世界震荡天地从而喷发岩浆隆起

地壳的必要条件。我也是个喜欢预测的家伙。三十几年前,和他认识的初期,我就曾发表过李志君将成为赵树理第二的预言,却一直未能完全实现。现在,该是我圆梦的时候了吧?

1995.12.29 北京

目 录

序

丁 朗

小 说

- 如果我还活着 [1]
红松门儿开 [15]
驼运线即将消失 [23]
同是心声 [37]
啼笑姻缘 [51]
没有枪声的战斗 [69]
柯孜尔别克大叔 [77]
贩猫记 [85]

新 愁 [108]
焦老旦和熊员外 [115]
白 魂 [135]

散 文

高原跋涉者 [159]
达 坂 [165]
在世界最高军事据点 [171]
寒山猛士沐浴图 [178]
推土机与大山之旅 [182]
妙计一席谈 [189]
昆仑军嫂 [194]
班公错朝觐 [199]
边山雪 [203]
长途巡逻交响曲 [208]
边陲志异六则 [219]
一日三惊 [223]
歌行夜色中 [232]
新亚欧大陆桥上的浮想 [237]
瓜三章 [242]
夏牧场冬吟 [252]

后 记 [258]

如果我还活着

我们红松崖边防站，真是个有趣的地方。春、夏、秋三季，它像一颗光彩晶莹的珍珠，点缀在油绿油绿的阿尔泰山牧场，背后的原始森林一片青苍。可惜，名曰三季，其实只有六月尾到十月头之间这四个来月时间，短暂而不分明——“三合一”，也只有在这段时间里可通汽车。剩下那一季，八个来月，红松崖就给一个“雪”字统治了。在这雪封路断的八个来月时间里，任何车辆休想上得来，下得去。书信、邮包、报刊、电影片子什么的，或接或送，都得由站上的骑马或者踩滑雪板，去百多公里外的一处峡口那儿同送物接物的山下车辆会面，隔三周两周跑一趟。出差和探家的同志上下站，也得有人接送：接时，多带马匹去；送时，把空马牵回来。这接接送送的事情看着简单，无非是跑点儿路罢了，干起来可真不容易呢，需得定下三两个人支应才行；没接送任务时，照常参加站上各种活动；任务一来，出发！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这就是我们雪山交通员的任务。大前年，直升飞机开始飞我们站了，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在通常情况下，一月四十天的才飞一趟，还要看爱变脸的老天爷给不给你面子。因此，雪山交通员的工作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意义。

那年，我和牛永群从山下新兵连分配来站上不久，原先那两个“老交通”，一个快要离队了，一个升任副班长，需要两名新手补替，我俩竟一同成了候选人，是指导员提的名。军人大会上举手表决，全体通过。我明白了，这是因为全站战士中间现在就数永群和我个

头最高，身体也壮实。是呀，那是怎样的一条路哇！山高林密，坡陡涧深。钻林子，硬树柯杈戳你挂你；过冰川，紧当心慢当心，猛地撸你个马仆人落；穿雪谷，看着眼前平平的，不给你个声气，雪坑就将你吞进肚里；别说人走着提心吊胆，连马也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在这样的山路上奔波，纵是铁打汉子飞毛腿，往返一程少说也需三天。途中有两间打了草铺的破屋，相隔十多公里，能赶到哪屋就在哪屋过夜；在峡口那儿，常常是人等车，耽搁久了，就得在一个山洞里住上一宿。

我当时极不愿意干交通员这差使。我怕把命丢了。在新兵连的时候，副班长有一天给我们这伙新兵蛋子讲了桩事儿。二十多年前，站上两个战士踩着滑雪板，下山去背《鸡毛信》和《狼牙山五壮士》两部电影片子。第四天过去了，还不见人回来。给山下打电话，山下说人早背了片子走啦。站上急了，赶忙派人沿途寻找。在一条峡谷里，看到了新近发生的大雪崩的遗迹，成千上万方的雪堵断了谷道。军分区接到报告后，派骑兵赶去挖雪。挖了两天，找到人了，在雪层深处。两名战士都还紧紧地攥着雪杖，脚上的滑雪板没有脱落一只，身体冻得铁硬，四肢像枯树柯杈一样蜷曲着或叉开来，扳也扳不转。两具尸体就那样被马驮回站上来，放在房间里，化软了，才给他们换上新衣服新鞋帽。多壮烈啊！可吓得我们这些新兵蛋子面色如土。现在，选我当交通员了，要我作前仆者的后继人了，我怕，实在怕。我不知道永群怎么想。我把自己的忧虑悄悄告诉了他。他把一只手举过头顶这么扬着，说：“干、干、干……”就不再讲什么了。

你可别以为永群是在表决心，实际上，他没有把一句话讲完整，仅仅是毫无必要而又迫不得已地把开头一个字重复了几遍。是他想说“干这差使是不好受”呢，还是想说“干几回试试，不行了再推”？当时我也猜不明白。他长得五大三粗，却腼腆得很，情绪越是紧张，舌头越是挽疙瘩。我和永群是同年入伍的，又是同一个庄的，我对他既了解又不了解。他当兵时还有段“雇佣军”的小故事呢。那

年征兵，我们庄一个叫鳖儿的小伙子原被选上了，可他爹不乐意让他当兵，从责任制的实行到劳动致富的光辉前景，向儿子宣传了半个晚上。原本就三心二意的鳖儿便死心塌地地不愿应征了。鳖儿他爹怕儿子背个逃避兵役的名声，就悄悄去打探永群他爹的口气，思谋着让永群他爹鼓动儿子顶替鳖儿。起初，永群他爹不大同意，说有几家准备联合承包队上的砖瓦窑，他也想参加进去，群儿是他离不开的一个强劳力呢。鳖儿他爹就搞起了不正之风，塞给永群他爹二百五十块钱作为补偿。永群他爹觉得，既是旁人央求自家出人，接受一点儿酬金不违大理，再说群儿也正有当兵的心思哩，便将现成的票子收了。为了让事情表面上显得堂皇些，不叫他人生疑，两个精老汉还一起跑到征兵组那儿，假眉三道地为这一个名额表演了一番争夺战。末了，鳖儿他爹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儿，退让了。征兵组看永群比鳖儿还壮实，也就允了。来不及及体检，红花一戴，火车一坐，来啦。

塞钱的事，是鳖儿送我们上车前透露给我的。牛永群原先不知道。来部队一年之后，我才把这事讲给了他，还说：“瞧瞧，你爹他爹，都把你当雇佣军使了。”“雇佣军”就成了牛永群的笑柄。不过，站上没有哪个同志讥笑过他。永群也没为此生我的气，只是略显出伤感的表情，要我以后别再这么讲了。

一名“老交通”陪着我和永群在这条路上跑了两趟之后，我俩算是真正有了“跑”的资格。打那以后，我和永群在层层叠叠的冰峰雪谷之间究竟跑了多少个来回，记不清了。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尝过。

有一天，我俩去接一位同志。头半日，天气好极了，蓝天透明得水晶似的，四下不见一朵云，一缕雾。积雪的反光比阳光还要灿烂夺目。不过我们是不会让那强烈的光线刺得患上雪盲的，我们戴着雪镜。马儿驮着我们在齐膝甚或深及马腹的积雪中缓缓行走，我们好逍遥哩，一会儿唱“泉水叮咚，泉水叮咚……”一会儿唱“阿尔泰

呀，阿尔泰呀，我金色的阿尔泰……”别看牛永群不擅于辞令，唱起歌儿来可是格外流畅，也只有在同我一起外出时，才会这样放肆地唱。

走到“脱衣脱裤子”达坂——托依托库斯达坂上的时候，情况不妙了。刮起了阴森森的风，山脊山坡上，旋起一缕缕白毛儿。不多时，像给盛满透明溶液的玻璃杯中不断地滴进了什么化学试剂，产生了絮状悬浮物那样，纯净的空气愈来愈变得混沌。太阳被灰暗的云层遮没，天地一片阴郁。看样子要来大寒潮。如果跟屁股压来一场暴风雪，人马被困在达坂上，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不行，得赶紧走下达坂去，最好能躲进峡谷对面那片松林。我们加快了速度。可是晚了。刚下到半坡，暴风雪卷了过来，一霎时，整个空间就被大团大片的雪拥严了，看不出五步远，完全没有了方向的概念。狂风刮得那么起劲，“呜——呜”地吼，像张牙舞爪的猛兽，窜过去一群，紧接着又来一群。人和马被风掀得站立不稳，人蹲下了，马卧下了。不能走，也不敢走，在暴风雪中瞎摸乱撞，摔不下悬崖去，也会掉进深深的雪的陷阱。真是寸步难行哪。如果风雪长时间不停，寒潮久久持续不退，我们肯定要被冻死的。到那时节，我俩就会像当年那两个死在雪崩中的战士一样，被同志们找到后，运回去，化软，抻开，换上新衣服新鞋帽，然后……想到这儿，我抱头大哭起来。

那当儿，牛永群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强烈的恐怖感和绝望的心境征服了我，我自顾不暇，哪还能揣测别人的心思呢？我只记着永群当时的行为。在我哭了一小会儿后，他竟唱起歌儿来了。

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
西瓜呀大又甜。
那里住的姑娘辫子长啊，
两个眼睛真漂亮。

就是这支歌，一支和谐的、优美的抒情歌曲。开始，我觉得他似乎是

将嘴巴凑近我耳朵跟前唱的，所以尽管风声很大，我的哭声亦不小，可那词儿调儿，我还是能够听得真切的。我慢慢地抬起头来看他。他一面唱，一面晃着脑袋，向我作出各种滑稽相。就这样，一个伤心地哭，一个乐悠悠地唱，双方似乎展开了情绪的较量，看谁能战胜谁。好了，哭的人败了，我被他逗得破涕为笑，一下子感到精神上的重压消释了许多。

我们在那儿一直呆到天黑，风雪才小了下来。彻骨的寒冷威胁着我们。要是靠近树林，还可以捡些朽枝来燃烧取暖，但这儿离最近的一角林子还挺远。前面那条幽暗的深涧里净是雪，深浅莫测，在夜暗中万万冒进不得。要赶到十多公里外的一间破屋那儿，更是空想。只有在这半山坡上过夜了。我们小心翼翼地转移到近处一块有小半间房子那么大的独立石跟前。先喂马，把马褡子铺在雪地上，给上面倒了些马料——碎苞米儿，然后安顿我们宿营的事。单是这场新雪就降下半米厚，老的积雪底下还有冰层，根本无法清理出一小片见石见土的地面来。我们把雪层踩压踩压，将三副马鞍子抵住石根平摆了，人就坐在马鞍子上——下马不下鞍，颇有点儿诗意呢。接下来，吞雪解渴，嚼压缩饼干，算是一顿晚餐。

太疲惫了，也瞌睡了。

我迷迷糊糊地打着哆嗦，大概在半夜时分睡着了。后来永群摇醒了我，要我站起来活动活动，免得冻坏。可不，在这奇寒的夜晚，一觉睡过去，别说冻坏，弄不好连命都会丢了。我对永群说：“咱俩轮换着睡，轮换着活动身体吧。”他点点头，像是同意，但一定要我先睡。当我再次被摇醒后，他却不睡，说他在我睡的时候也睡着了，要我再活动一下，继续放心睡好了。这以后，他又几次将我摇醒，每次都那么讲，还夸自己睡觉机灵，神经上安着自控装置哩。

有一回，我自己醒过来了，看见永群正绕着大石头转圈儿哩。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为了让我多休息，自己却一直没睡。他担心自己睡沉了，我支熬不住倒下去，没人来喊醒我们，那时两个人就要倒霉一双。

好吧，我也索性不睡了。我们就一起绕着石头转圈儿，在雪地上踩出一个大圆环来。

苦一点，我们都能挺住，但愿我们能够完整无损地服务在交通线上，可是，永群出事了。春节前几天，我们班的小汪跟永群一起去接二排长。回来了。三匹马停在院间。永群被排长和小汪扶下马来。啊！他怎么了哇？衣服裤子划破了几处，脸上凝结着血迹，从头顶到下巴颏儿，用撕下的棉衣里子和棉絮包了一圈，像从阵地上刚刚撤下来的头部挂彩的重伤员。

永群受伤了。接人回来途中，马失后蹄，永群滚坡滚出四十多米，才被牛大一块石头拦住。可是，他的左腮已经被硬木杈子戳穿了，戳出指头般粗一个洞来，几颗牙也歪斜了。他就这样回来了，把殷红的血洒在山间雪地上。

永群脸上落下个青青的凹疤，一片皮肉绉得显出辐射状的条纹。那受过伤的半边脸不像先前那样富于活泼的表情了，笑的时候，总像附着一点呆呆的神色。说话也更不自如了，这尤其令人惋惜。我知道的，永群入伍前，有人给他提说过一门婚事，只因他口才不赢人，外村那个姑娘红口白牙地将他辱笑了一番，水漂儿似地走了。

不久，永群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递交申请书的前几天，班长曾告诉他，站上准备另外定人跑交通，替换他。他脸一沉，只说了一个字：“不！”就再不言语。后来，干部们也就不再提说替换的事了。

我俩一直合作得很好，每次执行接送任务，往返路上互相关心，情同手足。没料想，后来发生了一桩极其糟糕的事：两人打起来了。这风波是由一个彩塑泥人儿开的头。

去年年底的一天，我俩下站接人。在峡口那儿，开车送人的司机把一个泥人儿交给牛永群。原来这是永群托山下部队一个同乡战友给他买的。那泥人儿有八、九寸高，偏扣儿黑鞋，翠绿的裤子，

胸前两个凸堆儿把短襟粉红衫儿撑得那么高，一头黑黑的齐耳剪发，一张白里透红的脸儿，一双亮亮的眼睛，弯弯的眉，总之是个女性形象。更具体地说，是农家姑娘的形象，一手举在额前，身体重心落在这只脚上，那只脚轻轻点地，腰身便向一旁微微扭斜了，那神情那姿态，跟我们农村麦收时节站在地头远眺的姑娘一般无二。看着这件彩塑，会让你觉得自己眼前真有大片大片成熟了的田禾，会使你分享到劳动的愉快和丰收的喜悦，会勾起你对家乡山川人物的美好忆念呢。这一切情趣我都感受到了。也许这就是艺术家们所追求的那种魅力在我身上起了作用吧。所以仅仅作为一件艺术品，这彩塑也真叫我喜爱呢。

然而我心里犯嘀咕了。一天到晚牛似马似地一言不喘的牛永群，也不怕人说闲话么？

我这样想不是没有根由的。驻守在这阿尔泰山深处的边防站，要见到个女同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里是牧民的夏窝子，只有在水草丰茂的四个来月时间里，驻地附近才会有哈萨克族姑娘的身影出现。雪封期一到，那本来不多有的飘动的红绿色彩就全消失了。好啦，咱们困在这雪窝窝里，白天兵看兵，夜里看星星吧。若换个档儿说，站上的女性形象却又多得数不胜数。阅览室里有各种各样的画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随你翻去看去；每周还放三两次电影电视，女角色的数目似乎永远不会比男角色少。可那都是“平面图”，就这，进行清除精神污染教育那阵儿，还发生了小小一点儿偏差：根据团里一个什么人的电话指示，站上打算不再订阅《大众电影》了，理由是那上面净印美人像。幸亏上面的大机关、大领导及时下达了新精神，纠正了偏差。该心满意足了是吧？可就在这关节，牛永群竟弄来一个立体女性形象，大有变本加厉之势。因此我有点儿担心，但没提醒他。

他把“她”带到站上，不遮不掩地放置在宿舍窗台上。还好，班里排里无人说长论短，都挺稀罕地观赏这件艺术品呢。牛永群也不说啥，大家便以为是我俩合买的。过了两日，指导员把我叫了去，委